

文選卷第五十五

金澤文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論

廣絕交論一首

劉孝標

翰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  
歸文莫有收恤而華冬月著葛屨練裙詣逢嶠



峻泣然矜之乃庸朱公叔絕交論到既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善注同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銑曰朱穆感時澆薄

著絕交論以矯之今假設客主以相問以明為論之是非善曰此假言也為是為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莫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

主人曰客奚笑此之問南曰奚何也善曰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奚何也有此問

也末詳其意故審覆之也客曰夫草蟲鳴則阜冬蟲躍雕虎嘯而清

風起濟曰草蟲鳴阜冬蟲躍而從之雕虎嘯則谷風起言此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絕也雕謂虎文如雕畫善曰欲明交道不可絕故陳四事以

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趯趯阜冬蟲躍鄭玄曰草蟲鳴則阜冬蟲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雕虎已見思立賦淮南子曰凡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

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故綢因縕於相感霧湧雲蒸嘒嘒鳴相召星流

電激良曰綢縕天地之氣也霧湧雲蒸以相應嘒嘒鳴聲也言鳥鳴相召也星

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澹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



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

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

而國子悲

朝曰王陽登朝友人貢禹聞之而喜罕生子皮也逝死也國子子產也悲為無知己也此明良朋之道休戚共之善曰

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且心同琴瑟鬱郁於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夫子知我也

蘭茝道協

善本作叶

膠漆志婉變

於填簾

秩移反銑曰琴瑟填簾皆樂器其

聲相和也蘭茝香草膠漆堅固之物鬱郁茂盛貌婉變相從好貌言友道相合其和如琴瑟填簾其芬如蘭茝其堅如膠漆謂以茂盛之道相從善曰心和

琴瑟則言香蘭茝道合膠漆則志順填簾蓋蘭茝填簾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香

漚鬱鬱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

雷與陳瑒固漢書贊曰婉變董公墳簾已見贈謝賦

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石盤聖王謀

牒而刻鐘鼎

向曰聖賢以良朋之道鏤於金版鐫於石盤也孟王謀鐘鼎之上也人反金匱之書盤孟器也衡山有玉壁南所刻之銘



有善事則銘鏤於其上以記之也

善曰聖賢以

良朋之故者簡策而

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墨子曰砥之盤孟銘

鐘鼎傳於後世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

玉牒已見上

濟曰匠石見巧墁者鼻上有泥土匠石運斤成風聲以斲之至盡而鼻不

引傷後巧墁者死匠石爲之輟斤矣伯牙鼓琴意在於水鍾子期聽之曰湯

湯乎其若涑波也後鍾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喻交無相知則絕也雅正引

曲也善曰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

人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至而鼻不傷郢人

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

然臣質死矣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見上文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

陶於永夕良曰范式與張劭爲友劭卒乃夢於式曰吾以某日死子豈能

有望邪遂停柩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必范巨卿既至叩喪曰行矣元

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訣遂自執紼引柩車乃前款款誠也尹敏與班彪友善每

相見晝即至暝夜即達曙陶陶和樂貌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

與張劭爲友劭字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

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池

往赴之既至壙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



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家次脩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效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

易為陶陶哉 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

測 翰曰駱驛縱橫不絕貌煙霏雨散衆多貌言交道多塗雖巧於歷數及心

筭之人無能知則其委趣也 善曰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衆多也

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煙霧之霏霏劇秦美新

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曆不能得而況凡乎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

計侍 而朱益州曰 彛叙粵謨訓捶 直切絕交游比

黔首以鷹鸇姪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曰

汨亂彛常也粵當為越捶杖也黔首人也鷹鸇鷙鳥豺虎攫獸喻貪而無親姪

比也猜疑也言公叔著絕交論是亂常敘起謨訓蒙客自謂也客疑此理故請

主人辨昏惑也 善曰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絕之故以為疑

也尚書曰彛倫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邪惡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

而好直其功也主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丁顯其相切直也利子曰公孫

穆屏親昵絕交游司馬遷書曰交遊莫救枕鷹鸇

而無親也 首已



見過秦論左氏傳六子克曰見無禮於其老者誅之  
姬妃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懷豺虎長楊賦曰

蒙竊惑焉已見七命論語主人所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微  
子張曰敢問崇德辯惑

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將澤不觀鴻鴈雲飛向曰所  
絃曰微澤有草曰沮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絕交之理為惑是

之義亦猶撫琴循絃不達燥濕之聲變張網草澤而不觀鳥之高飛乃惑之甚  
也善曰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醕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為

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觀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  
曰亡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

絃謂之微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  
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

不可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微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若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  
何者翅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鵩鵩已翔

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吳都賦曰雲飛水宿  
蓋聖人握金鏡聞風烈龍驤虺屈從道汗隆

明道闡開驤騰也虺蟲名言聖人持明道開風業騰之如龍屈之如虺亦隨時  
降殺也而況交道乎善曰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化如龍虺之驤屈蓋從道

也金鏡喻



之汙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雒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  
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  
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蠖屈已見潘正叔贈王元  
況詩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鄭玄曰汙猶殺也 日月

聯璧贊其亶亶

亡鬼切

之弘致雲飛雷

善本作電

薄顯棣華之微

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

水謨神睿而為言

良曰日月聯璧謂太平時亶亶微妙也弘大也雲飛雷薄謂喪亂也棣華反而後合喻權而至頓也

旨意也九成韶樂也聖人處明時則行微妙大智之理處於喪亂則為權宜合  
順之意亦猶五音變化以成韶樂之美也玄珠喻道赤水假名睿聖也言公叔  
窮妙理之極謨法神聖為言以成絕交論得矯時之理也 善曰日月聯璧謂

太平也雲飛雷薄謂喪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汙隆太平則明亶亶微妙之弘致

道衰則顯棣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  
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

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善於蓍龜王弼曰亶亶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

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之薄為雲激而為電論語  
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唐棣之華



而後至於大順也。莊子曰五音代轉尚書曰蕭韶九帝游于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罔象求而得之。莊子曰黃帝游于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罔象求而得之喻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睿聖也。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善本其愉樂

恤其陵夷。韓曰組織類也織謂編之以成也言良友以仁義道德相成亦猶組織琢磨然後為器物也愉樂也恤憂也陵夷猶彫零也言

歡感同也。善曰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

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白虎通寄通靈臺之下遺

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仁音霜雪零而不泐其色

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銑曰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相忘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詩云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入淵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忘臨危難之時而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雅交也歷萬古而一遇謂不可逢也。善曰良朋款誠始終

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跡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

忘於江湖又相忘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輟其音已見辨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按甫詩云慎勿言他人狙注狙伺也

素雅素也為古一逮叔世民訛狙余詐風起谿谷不能踰其險

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力之末謂末年也訛偽也

狙詐謂伺人之間隙也颺起喻疾也毛羽謂小利也錐力小事也言末年之交

多詐偽險惡雖鬼神之靈不能究盡其變也而競其小事趨其小利此陳貞友

之道也善曰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也毛

詩曰臣之訛言鄭立曰訛偽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答

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雷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

知於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

正人士之變戾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遠惑葛龍集曰龔以

毛羽之身戴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於是素交

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濟曰蚩蚩猶擾擾也鳥驚雷駭

也善曰毛詩曰蚩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然善本有利

緒衣塞路百姓鳥驚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

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解言其略有五術焉良曰原本也派別

法也言趨利則同其勢則異明其端要有此五法謂下事也

善曰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

若若六龍金



董重石權壓四海實

韓曰董賢石顯梁冀實憲心並淫明寵臣 權振於堂

董賢石顯已見西京賦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實憲已見范曄官者論

雕刻百工鑪

捶靡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吟下霜露九域聳其風

塵四海疊其燠灼

銑曰雕刻鑪捶喻造化也與雲雨謂恩澤也下霜露謂能為威刑也九域九州也言吐漱呼吸之間

使九州之人四海之士皆懼其威風之盛也聳疊謂懼燠灼威也善曰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忘其智皆在鑪捶之間聲類曰鑪火所居也李顥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之瑞切范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聳懼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仿佛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

靡不望影星

奔藉響百川騫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日開流水接

軫向曰靡無也言逐勢利之人如星奔川騫望影聽響而赴於豪貴也雞人軾告人明時取象於雞也鶴蓋謂蓋如飛鶴流水車也成陰接軾言多也軾

車後之橫木也善曰蔡伯喈郭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軾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



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盡如飛鶴馬似游魚高門已見  
辭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

馬如比皆願摩頂至踵墮許惟切善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

子哲言佢善本作荆卿湛沈宗族善本作是日勢交其流一也

濟曰頂頭也踵足也墮毀抽拔也言盡心也要離為吳王僚殺慶忌先焚其妻  
子誓盟言也以身從物曰佢湛自殺也謂荆軻為燕君刺秦王也言此皆附吳

王燕君之勢利而至於殺身覆族也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於踵趙  
收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隨肝膽李願詩曰焦肺枯肝抽腸裂腸鄒陽

上書曰荆軻沈七族要離富將善本作陶由貲巨程羅山擅銅陵

楚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垣字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汗而鳴鍾良曰將等擅專

程鄭羅襃皆貲至巨萬鄧通者文帝寵之賜銅山令得鑄錢鄧氏之錢布於天  
下鄒況家多金寶時人謂之金穴漢時蜀氏以賣脯連騎張氏以馬醫鳴鍾閉

里門也善曰陶朱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樂  
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襃些言至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

文帝賜追蜀嚴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楊杲高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台  
橘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元武帝郭皇后弟況為大鴻臚勳賞賜錢京師號



況爲金穴連騎鳴鉦已見西京賦應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閤

則有窮巷之窮繩樞之手

善字作冀

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鳥足躍庭沓鱗萃分鴈

鴛之稻梁霜沾玉斗之餘瀝

翰曰繩樞以繩爲戶樞者冀幸也甘茂謂蘇代曰昔有貧女與富女會績曰我無以

買燭子之燭可分我餘光禮記曰富潤屋言邀幸富者末光微澤也魚貫謂貧者駢頭相次於富者之門如貫魚也鳥足水鳥也魯連子曰君鴈鴛有餘粟等爵也謂富家之門如鳥足之踊躍庭沓鱗萃言多也求其養鴈之粟殘餘之瀝者言少也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過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夜女子乎夫江上之夜女有家貧而無燭者夜女相與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夜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夜女相與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昭出自薊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暫見鳥足躡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飈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鴈鴛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啄君稻梁說文銜恩遇進款曰等玉爵也史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客持酒於前時賜餘瀝

誠援青松以示心拍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銓曰言貧者銜



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旌表也言引青松以示堅貞拍白水以表情信也晉  
公子曰若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賄貨也善曰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  
詩曰銜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叙我心遺思致款誠禮  
記曰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功標松竹左氏傳晉

公子曰所不與舅氏  
同心者有如白水  
陸大夫  
善本  
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

國公卿貴其籍甚措紳羨其登仙  
向曰陸賈拜太中大夫謚喜  
謂酣樂也西都良安也漢時

公卿貴其名聲籍甚猶名聲也郭泰博通墳籍游於東都人倫欽之後將歸措  
紳士子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登仙矣羨顧也善曰漢書曰

高祖拜陸賈為太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公卿間名  
聲籍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漢書曰郭泰

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加  
望之以為神仙舉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倫不為危言覈論東國洛陽也加

以頌錦頤蹠六頤過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

雄辯  
濟曰蔡澤頤頤蹠蹠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頤醜貌  
頤頤蹠蹠促也頤鼻莖也莊子曰惠施云黃馬驪牛三謂黃驪色為三也

言辯者以此為劇談也王褒為碧雞頤雄盛辯辭之謂也善曰解朝曰蔡澤  
頤頤折頤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云黃馬驪



牛三辯者以此與惡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三與刈也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掌馮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為為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歸來歸米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叙温煖善本作郁字則寒下谷成暄論嚴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

苦則春叢取雲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良曰温煖煖也嚴苦

威急也飛沈喻高下也昔鄒衍在燕有寒谷不生草木衍吹律温氣至而生黍今名黍谷也言高下榮辱在於辯者迴顧言語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煖煖也

郁與煖古字通也寒谷已見顏延年秋胡詩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急也張升反論語曰虛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

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顧指四方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紉

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山賴哥其

餘論附駟子驥之旌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

也翰曰王孫公子相推辭辭也綺紉謂衣羅綺之士也通人謂博達古今也適美也鱗龍也翼鳳也喻攀附也丐乞也駟良馬也軼至也碣石海畔山言不



能自博通附辯者之餘論亦猶蠅附驥旌以過歸鴻之飛而及碣石謂因此託附而聲名遠也是曰談交言利其談說而為交也 善曰弱冠已見辯士論漢

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季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紉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適

好也應瑒釋賓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楊子法言曰螭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駟壯馬也張敞集曰倉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

之旄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 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淮南子曰馬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

憂合歡善本作驩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

而哀鳴善本作鳴哀向曰涸枯也言水枯則魚相煦以沫似相親也及游江湖則以相忘矣是憂合歡離之理也論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善曰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遇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合也相忘江湖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莊

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 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實懷昭

谷風之盛典濟曰太宰嚭奔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嚭乎子胥曰嚭與吾同怨子不聞河上之歌

者乎同病者相憐谷風詩刺朋友失道云將恐將懼言吳子于懷實致也 善曰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



而信伯楚平子胥曰吾之怨與誣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知者乎

斯則斷金由於湫子隘勿頸起於苦蓋

胡臘反 良曰朋友之心同金雖堅剛利能斷

之也勿割也勿頸之交言其重也湫隘苦蓋謂貧賤言交結之重在貧賤也

善曰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

隘置塵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勿頸交左氏

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蓋

是以伍負濯既於宰誣

凡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翰曰伍負子胥也濯既洗濯也宰誣因子

胥洗濯而榮貴張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趙相故云陳相撫翼謂相撫

持翼佐而致榮貴窮交言窮迫則交謂宰誣厄楚奔吳陳張困秦立趙也善曰

言宰誣由伍負濯既而榮顯誣既貴而譖負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

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既說文曰濯浣也毛萇詩曰既濯也在於

貧賤類乎泥滓摩之好惡同於濯既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負楚王誅負父

奢子胥往吳闔廬既立得志以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

奔吳亦以誣為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否何如

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犁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

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為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

喜為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



罕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乃使賜子胥屬鏹之劍乃自剄左氏傳曰哀公  
會吳秦畢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嚭字雖  
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馳騫之倫善本作澆薄之俗善

作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縵衡所以揣初其輕重縵所以屬

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縵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

蘭薰雪白銑曰馳騫謂趨走也倫輩操執衡秤縵絲揣量也言趨走之人

行如顏回冉耕德如曾參史魚終不云重也龍翰鳳雛喻君子蘭薰雪白喻芳

潔善曰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為馳騫之所廢淮南子曰澆天下之淳許慎

曰澆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眾考工注

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欽筐纖縵說文曰揣量也儀禮

鑿齒襄陽記曰舊目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曾參史史魚也莊子  
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舒向金玉淵海卿雲

黼黻河漢司曰董仲舒劉向文章如金玉之珍淵海之深司馬長卿揚子



漢書項籍傳云今歲  
飢民食草食土食半豆  
五升器名也項籍曰  
王卒食蔬菜以菽雜  
半之師古曰項籍說是  
豎豆也  
豎豆車房以半字為  
器名項籍菜菽相雜  
而半此五臣內通清  
注以一毛對半豎豆  
豎之半也

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士之金玉又曰劉向駿漢朝之智囊金千墨之淵海  
言卿雲之文類於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怕絲庸帛何以異哉加  
五采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玄耀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  
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游塵遇同王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下毛**  
濟曰雖有顏冉曾史之行舒向卿雲

之文權勢之輕氣息之薄澆薄之人視之如游塵土梗莫肯以半豆一毛而濟  
之士梗謂解所土人木人也菽豎也善曰游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冲詠史  
詩曰視之若埃塵嵇含司馬誄曰命危朝露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以  
學真土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貧卒食半菽孟子  
曰楊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之也**若衡重鎰銖續微影**  
飄撇匹**雖共工之蒐**

**匿驩堯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  
良曰鎰銖輕也影

氣勢之人蒐隱匿惡也共工少昊氏之子有隱惡之行驩堯帝鴻氏之子為奄  
義隱賊之行荆楚也莊蹻為盜跋扈於南楚巨大猾亂也盜跖為亂於東陵東  
陵地名善曰鎰銖已見沈約彈曹景宗文侯瑾華賦曰微風影擊冷氣輕  
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諸庸回伏讒蒐匿杜預曰謂共工也蒐隱  
匿惡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堯  
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蹻為



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盱跋扈東陵盜跖也已見任昉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間豐蹻其略切皆為匍匐逶迤

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婢導其誠亦導其誠翰曰

伏行逶迤邪行皆謂恭也折枝按摩手足也痔後病也宜人舐之言趨勢之人見有威力者雖共工驩兜莊蹻盜跖之徒亦為之盡節按摩手足舐其痔病金

膏金丹也將意謂以寶幣申厚意也脂韋柔弱貌便辟曲諂貌導引也謂作柔弱之貌引誠心於勢人也善曰說文曰逶迤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

何前踞而後恭嫂逶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仁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

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疽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繇王閼侯亦遺江都王建犀甲翠羽毛詩序

曰又實幣帛箠篋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詞曰如脂如膏王逸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故輪蓋所游必

非夷惠之室苞苴將余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

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銑曰輪蓋謂軒冕之人夷伯夷惠柳下惠苞苴箠篋以裹魚肉也張張安世霍霍光

也言從勢之人游於豪貴之門謀其勢力輕重毫芒不差也忒差也量度也謂度其輕重而交也善曰禮記曰苞苴箠篋謂人者鄭玄曰苞苴裹魚肉者也



或以其年或以其才其實凡斯五交義同賈古弼故相譚壁之於閼

閼林回諭之於甘醴向曰五交謂上五交也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夫市朝則滿夕則

虛非朝愛而夕憎也存故往亡故去其勢然也閼閼市垣也林回曰君子之交

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醴甘故速壞也今言相譚譚無以市喻交之文疑為誤

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賈也鄭眾周禮注曰鬻鬻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

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

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

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為相遂居譚上耳

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

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

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濟曰遞進襲仍約儉泰奢也言人事不

波瀾相從也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

襲因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在

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老伯連環此則徇善本

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各相乘躡翻覆改若波瀾此則徇作徇



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

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也善本作矣字 良曰殉求也言求

賤不怛也從此道觀之故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所以為凶隙於末也善曰言

貪利情同譎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主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

蕭朱隙其末故知全者鮮矣漢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先育少與博為友

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

有隙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善本有乎字 翰曰規規小

貌也箴刺也言人之從勢盛衰其來久矣謂翟公署門譏客見事晚也善曰

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

設爵羅後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適知交情一貧一富

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傳曰主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

然善本無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二

釁也銑曰殄絕釁罪也言隨勢之人必敗德絕義與禽獸同也 善曰杜預

以辨白黑犬民其口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向曰攜離訟諍

辨也與禽獸相若也



左氏傳注

曰攜離也

名昭餐貞介所羞三釁也

濟巨陷沒也餐餐食貪財食也言趨利沒名聲於貪鄙

為貞介之士所羞也

善曰饗餐餐已

見上漢書贊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古人知三釁易之為梗懼五文之

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黠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言哉

有言哉

良曰梗病尤過也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將慰之丹怒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檟楚杖也昌當也言美也美哉美丹穆之情遠也善曰

毛萇詩傳曰速召也有梁之初得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叙叔世之交

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

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山中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

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槁也楚荆也夏與榎古今字也昌

言已見王元長策秀井文孫綽子曰莊

多寄言渾沌得宗同象得珠言哉言乎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

早綰銀黃夙昭民譽

翰曰樂安郡名髦傑喻英彥也綰貫也銀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早也言早為人所稱譽也善曰

漢書上以書勅責楊僕曰懷銀黃垂三組本鄉

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適文麗藻方駕曹王

英特

善本作時字

俊邁昭橫許郭類

甲太之愛客同鄭莊之



好賢

銑曰適美也。麗藻喻文章之美也。方並也。曹曾植主主案俊邁猶俊也。也。照橫連衡也。謂與許邵郭林宗齊衡也。市平君姓田名文。好養賓客。

鄭莊置驛長安諸郊請客以夜繼日是好賢人也。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麗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謂司馬服子之弟剛斷英時裴松之案時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辯。亡論曰或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見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贊曰鄭當時之推賢也。

一善則盱

衡

遇

一才則揚眉抵掌

雌黃出其屑

吻無朱紫由其月旦

向曰盱衡鵠視貌。扼掎揚舉也。抵掌側手擊掌也。雌黃善惡也。吻口也。朱紫品藻也。許邵與從兄靖

共品藻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故汝南有月旦評焉。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盱衡已見魏都賦。掎掎已見蜀都賦。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敷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於是冠

蓋輻湊衣冠雲合

輜輳側并蒲擊手轉

為坐客恒滿蹈其間



闕若升闕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

齊曰輜輶華車也轉車軸頭也

闕域門限也闕里孔子里名西南隅謂之隩後漢時人有登李膺之門者謂之龍門言當時衣冠士人得踐作助門限及隩隅者如昔人得升孔子之堂李膺

之門耳善曰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朝曰天下

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輶比輟填接街陌說文曰輶

車前衣車後為輜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輶車軸端范曄後

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注曰闕閭皆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升

堂入隩已見孔融薦欄衡表范曄後漢書曰李膺至於顧盼增其倍

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龍門

價翦拂使其長鳴票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

壘趾良曰眴視也人有賣良馬者立於市三日人莫能問伯樂乃旋視之

來去顧之一朝而馬價十倍伯樂遇驥驥駕鹽車於吳阪驥乃仰而

長鳴以伯樂知己也言士人因眴顧眴翦拂而升臺省者摩肩壘趾言其多也

影亦飄也組綬也雲臺臺名漢儀以丹漆塗地故曰丹墀之庭也善曰戰國策

蘇伏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且而立於市人莫與

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二旦

而馬價十倍文汧明說春中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

仰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今僕居鄙



俗之日久矣君獨無前被僕也前被剪拂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  
雲臺已見辭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

漆地故稱丹墀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善本之作之  
都賦曰躍馬疊迹

清塵庶羊左之微列翰曰締結也綢繆親密貌言當時與任昉交

也微美烈業也角哀伯桃為死友同之於趙路逢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  
角哀餓死於樹中矣善曰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

曰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  
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詞曰日聞赤松之清塵烈士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為

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遭遇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  
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微烈及瞑目東粵

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清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

動輪之賓銑曰瞑目死也粵當為越為任昉死於新安葬於揚州揚州則

以一兩絲漬酒中常赴弔萬里至家乃以水漬絲使有酒氣置前祭畢即去不  
見喪主彥美士也禮記云朋友之墓宿草不哭絕動輪之賓謂墓無車馬之謁

也善曰東粵謂新安昉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未若冥目東粵  
楚詞曰歸骸舊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方尺牀總帳謝承後漢書



曰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其死喪起弔萬里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縣清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醖酒畢留謂即去不見喪主動輪范式也已見上文 顏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

大海之南寄命鄣癘之地

詩曰藐小貌諸孤謂昉子也流離行散也大海南海也鄣山癘惡氣也言流離遠惡

之處善曰劉瓛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客北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將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嶂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桂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

寧慕邠成分宅之德

濟曰羊舌氏叔向也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邠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右宰穀臣止而

觴之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而去後衛亂穀臣死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壁隔宅而居之自昔謂平生也金蘭喻交道其堅如金其芳如蘭此言到洽兄弟平生與昉親善如金蘭及其死也使孤幼雖流而不問是無叔向下泣之仁邠氏分宅之德善曰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去工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愀然不相存瞻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鄉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



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呼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餓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卧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羊舌肸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郇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嗚呼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

世路嶮巇

許宜

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曰嶮絕

良曰嗚呼歎辭嶮巇薄也言到洽一何至

此嶮薄也太行孟門二山名嶮絕危斷貌言此二山不足比此人之懷抱也善曰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嶮巇王暉曰嶮巇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

裂裳裹足弃之長駑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

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翰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驚走也言裂裳裹足弃之

而走立於高山之頂以遠之皦皦潔白貌雰濁喻穢俗也言穢俗之人如到洽者信可恥畏也善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上寡而商賈之人



多墨子曰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一曰至郢曹植應劭詩曰彌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曰高山崔巍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汙楚詞曰吸精氣而吐雰濁兮說文曰雰亦氛字

## 演連珠

善曰傳玄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 演連珠五十首

### 陸士衡

銑曰連珠者假託衆物陳義以通諷諭之道連貫也言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焉漢章帝時班固賈逵已

有此作機復引舊義以廣之演引也

###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



氣

向曰此章喻君象天地運動之節而任賢能也薄迫冲虚也曰君德星臣

象也以含養萬物川冲虚臣體也以達不通后土地也播布也言布氣以成生

物劉曰天地所以施生曰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

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曰窮于次月窮於紀

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夫天

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通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

也字書曰冲虚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

而成歲成其歲亦猶文武雜任可否相攻以成其理也劉曰夫五行四時

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踐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繼

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

不私故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

國治也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

之會良曰恪勤也赴會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離猶節也契信克能諧

和會合也言百官勤居其職君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理奏樂者會八

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劉曰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效之

哉所以臣斯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銓鑄之合韻善曰左氏

傳公鉅然之勞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

無德司徵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適其契音皆調均而



不可以相為此所以無不受也質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

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官也才亦力也器能也窮韓曰此章明君當度才受任臣當度德受

危也言力少任重力盡則困用廣能寬能盡則凶所秤之物重於鍾衡必折所

鑒之形大於鏡照必窮皆不稱任也劉曰夫錙銖之衡懸千斤之重徑尺之鏡

照尋尺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二曰稱亦勝也良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故

明主程才以效業自臣底力而辭豐銑曰程品效考業事底致豐大也言明君任人必能品其

才能考其事業而後受職貞臣致力佐主常辭爵祿豐大故能安國存身而無

叨濫也劉曰由衡危鏡凶哲人所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

而致功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效驗也主肅尚書注曰底致也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太人

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善本作蒼君

向曰此章



明世有賢人但膺時而用耳髦俊俊人也秀美也大人天子也言俊人世世  
有丘園之美亦逢時而出故聖主明王之興賢臣亦相應而起豈拔之於地下  
降之於天上擢拔也昊天也劉曰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亡勢三仁  
辭職降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爲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爲貴爾  
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貞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  
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鄭玄曰  
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  
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

數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濟曰此章明昏主棄賢良親邪

媚數澤也翹車使車也金馬碧雞神名鳳舉使者如鳳鳥之舉也言昏主所遺者  
未爲非賢所重者不必適理何者俊乂之人隱於數澤則不蒙招引精怪之神  
處於山巖則發使徵求之也漢使王褒迎金馬碧雞神於蜀是也善曰二言未  
代闇主崇神弄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毛詩傳曰適之也  
毛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  
雞之神可醺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  
之使鳳舉於  
龍堆之表



臣聞祿施

善本作放字

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

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敝

善本作弊字

之政五侯並軌西京

有陵夷之運

良曰此章明權在寵臣則國危矣隆盛也言卿大夫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及謂相承不絕也五侯謂王商王鳳

王譚王逢王根也軌跡也陵謂頽毀也言權威盛於寵臣祿厚於私親非家國舉選之道魯君之奔漢祚中缺蓋由是也劉曰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魯

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

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東惠無仲左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廣雅曰軌迹也陵夷已見上文春秋命歷叙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朝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

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翰曰此章明聖人以

百姓心為心則萬物各得其所矣靈輝日也朝見也灑猶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見隨隙穴大小而納照風之夕散因形物巨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君化及

萬物各盡其分故百姓無匱乏也善曰至道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朝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類含響也淮南子曰猶條



風之時灑許慎

曰灑猶汎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

箕之叟不眄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傳巖之夢

銑曰此章明大

賢不可以禮法而致能以至道招之則無不至矣頓致網網也巢巢父也箕山名眄顧也幣帛也洗渭或云許由洗耳於渭水傳傳說也隱於傳氏之巖見夢於高宗高宗徵之為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振網不可致之亦由巢父不顧來帛之聘許由不感時君之夢也劉曰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傳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汭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遠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己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宓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此揚若名今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



由之爲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申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傳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旣以巢箕爲許由洗耳，爲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

而眡。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

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

帛之惠。向曰：此章明聖人化物當以道德，不以威儀也。鑒，鏡也。精，謂鑒器謂目也。凱，大也。鐘鼓樂也。玉帛禮也。夫鏡之質薄，目之形小，所以能照

深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聖人能體此精明之德，則不假禮樂之化而天下自樂也。劉曰：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爲樂不假鐘鼓之音，爲禮不待玉帛之物，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



曰環也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王  
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

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景善本作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

陰濟曰此章明積實而小勝名虛而大都美也景謂畫象也班如馬不進貌輟止也太山東岳也陰影也言積微實必感動於物崇虛不能移於

心雖美士荒嫠不悅西施之畫象東岳陰影不能止難進之馬劉曰美女之影不惑荒嫠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冶容已見

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嫋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槃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

知日月之行高  
誘曰陰畧影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

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良曰此章明應物有方則無難矣充滿也

幽蘭香草也韓娥善歌餘聲繞梁言應物有法居難亦易畜才於身者候時而行求滿堂之香非幽蘭則難致歌聲繞梁者彈絃之人思與合曲亦由明主將



理非賢不可賢人在世亦只士所思與之共理也劉曰此音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奈其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縈曲之絃無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縈曲之絃謂絃被縈曲而不申者也言縈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願明時以效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繞梁已見張景七命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

陵颺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翰曰此章明賢人遇時則通故無窮屈也

颺急風也曜夜之目謂能夜視也倒日迴日也賢者隨時應變故無窮屈也言有陵颺之翮者不求反風之力也夜見於物者不思迴日為明喻賢人居亂闇之時用情與太平之世同也劉曰鳶鵲能飛不假風力鵲鵲夜見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鵲鵲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鵲鵲謂之老鳶鵲音休蚤音爪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具是以柳

莊黜殞非食瓜衍之賞禽鳥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銑曰此章明貞



義之臣諫君舉賢皆發自深衷而不求於封賞也。荀衍晉侯賞士伯縣名知茅襄公賞胥臣縣名也。昔衛大天史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蘧伯玉之賢退彌子瑕之諂死當殯我於側室足矣。是黜尸於側室以進賢也。今言柳莊則無黜尸進賢之道是墜生之誤也。荀息薦百里奚於繆公繆公不用乃碎首以達之言此二人碎首黜尸並發於忠貞之志以進賢明豈有求於爵賞也。劉曰天黜尸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爲書典散亡而或墜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荀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荀息謝之。荀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矣。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荀息薦伯里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言。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荀息之縣賞胥臣曰舉卻鉉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暉。是以明招



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向曰此章明  
讒臣在朝壅

蔽明君故令賢者不得用也利眼日也天有日月如人有眼故以日為利眼也此  
喻君也雲喻讒臣也璞玉也以喻君子蒙垢謂讒言所汙之也夫雲翳於日則不  
能照垢汙於玉則不能光亦猶明主賢臣遭讒邪壅蔽不能申聖明之德故數  
有失時之悲後失也善曰言讒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  
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喻明主蒙垢而掩輝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  
其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壞  
其眼目以行譴人乎戶子曰  
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主

善本作  
生字

於絕絃是

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濟曰此章明烈士貞女  
身死而後名彰言香委

火而香芳音以絃急而繁亦猶烈士貞女沒身知節於當年而後成其名善  
曰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

也上林賦曰酷烈芬芳郁王逸楚辭注  
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



之彊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揚

善本作陽字

門之哭

良曰此章

明忠良在朝不假威力而服敵國也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觴之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爲壽公令酌樽以獻晏子命徹去之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後魏武侯韓哀侯趙咨侯三分晉國故云三晉也晉人覘宋反報晉侯曰宋揚門介天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言此二人脩身衛主執禮節於樽俎哭介夫於揚門雖三晉之彊千乘之勢不敢加兵於齊宋也劉曰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效於斯者也吾曰齊堂之俎已見張景陽雜詩禮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咨侯共滅晉參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

苟適事精麇麇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

韓曰此章明取人之才隨其所長不待備具而

後任也洪大韻調詠非也言樂音大小雖異俱合於調舞容俯仰殊體必依於歌士有言適於事德合於道才雖精麇麇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劉曰此言



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闕乎婁荀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

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銑曰此章明賢人負德當際會而成也徽美俟待也

言雨之灑潤聲之音響必資風雲而後芬美流遠也亦猶德教待賢而後濟賢人因時而後彰劉曰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

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

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向曰此章明有

言而無行者不可用也虛器謂畫器也言循畫器者不堪應受盛賞空言者不足理機務也劉曰此言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

此其驗也

臣聞鑛燧吐火以續暘谷善本作湯字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



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能者亦可助成大功

也燧鑽火木也暘谷日出處晷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毗贊瑣小也言鑽燧取火

揮馭生風亦能續日晷之明繼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劉口

語宰子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從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縈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

善本作威以齊物為肅德以並濟為弘良曰此章明人君賞罰不以貴賤而易常也煦蒸也蕭艾

故字惡草墜落也艾蕙香草言春秋生殺不以善惡而易寒燠聖王理人

而殊威德也肅嚴普福洪大也善曰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

賤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慣善本作貫字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之奚仲之妙瞽史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翰曰此章明工巧可以習致妙道難以力爭也慣猶善也輪匠輪扁也肆信也奚仲造車者瞽無目人也史樂正也伶倫黃帝樂師也言奚仲造車輪扁繼之



不乏其妙瞽史靜耳不能得伶倫之妙是由工妙外物易善也聽聲繫神難成也入亡則滅明妙道則難傳也劉曰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戶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

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銑曰此章明貴賤雖異理極則同也言物雖貴

賤殊流高卑異級理至其極則同歸矣亦猶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其來雖高涼輝之性不加於尋常水火善曰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鑒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盥謂以明水滌染盛黍稷烜音燬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評非庸聽所善是

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何曰此章明事至於妙非常人所知也肆陳評言釋

解也南荆南楚也寡和之歌謂幽蘭白雪也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往說而請之野人不聽鄙人馬圉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



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邪野人大悅解而還之言楚人其唱雅曲凡耳所不聽者  
貢雖陳其芳義野人所不善是事不適時也劉曰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  
之睡此其義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王集趙襄主問於宋玉曰  
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  
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  
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後注同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舒響操終則絕何則垂  
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

化已滅

濟曰此章明教跡垂世者可尋妙道在身者難繼也薰煙徵驗操曲

也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尋煙染氣煙息猶香喻周孔雖死禮  
教之風尚在驗音錄響曲終即絕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滅也劉曰周孔以  
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爲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  
存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 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  
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誠感神

臣聞託闇藏形不爲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

光發藻尋虛捕景太人貞觀探心昭式

式曰此章明人不可以託  
闇潛形以智隱詐也匿藏



也重光日也貞正昭明武美也夫人藏形於闇自以為密日發光燦而照之隱情於智自以為匿聖人垂正觀而明之然日非尋捕聖非探蹟但以無私之照無情之觀故物不能逃也善曰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影欲藏形託闇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惑欲隱情而僥智豈足自匿其事乎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日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儼其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思之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

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

翰曰此章明誅暴亂則主聖明矣霄天澄淨也四族謂共工驩兜三苗鯀也二臣謂費無極鄢

將師也天水喻君也風雲喻亂臣也言夫風雲則天清而水平誅暴亂則君聖而時泰也劭繼也故舜能繼唐因放四凶楚之載理由戮二臣也劉曰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費鄢而王道治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劭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鄢將師也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



北善本作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

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銑曰此章明君當隨時擢賢不必空慕古人也北里樂名操曲婉順變好俟待也西子西

施也夫悅耳目者以適時而為美何必假北里之操待西施之容而後樂哉言聖人亦當隨世擢用賢良豈必遠思稷契而後成理也劉曰女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善曰楊雄答客難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平時者非克己所自是

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善本有生字民倫善本無倫字不

能救棲遑之辱向曰此章明性愚不可以教變俗敝不可以力移也勗勉叡明也童昏癡也表上也夫至愚之人非假物而能

致其明至敝之時非克己勉力而能正故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傲孔丘

德上人倫不能免己之辱也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勗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六人不救棲遑之辱漢劉向

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否賓戲曰聖哲治之棲遑遑孔席不



煖墨突  
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昭善本作照字是

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濟曰此章明人

知也循轉也檢猶分也揆度也盈數長短之數也臆心謬誤也言天之運轉有

定分故可察人之變易無常故難明何者天道有定畧刻不差無怕之人心口相

誤是明人心難知於天也劉曰檢謂定檢不瀾漫也此言畧景有節尺圭可以

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曰

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

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

休良曰此章明量才任人事雖勞不可以殊能兼也優樂澄定徇營感憂寒隔

之上而休感異者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隔劉曰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

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自棄生以徇物又



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

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陵善本霄作凌

之節厲翰曰此章明遁世不仕非樂幽隱貞烈之女豈樂獨居知時不可仕知欲不勝名也言隱者豈性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豈不知懷

春而好偶影以時不可動故厲節不可違故執操也劉曰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

王逸楚辭注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蒯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

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

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栢撥之君

銑曰此章明令長政和人得其足矣鈞天中天也昔簡子夢游鈞天鈞天爲設廣樂也垂天雲謂大雲也蒲子路所理邑密卓茂所理邑也黎衆也時雍太



平化也豐沛謂漢高祖也相撥謂弟湯也夫聽足於音不思黃樂自有所底不假大雲亦猶蒲密衆人被子路卓茂之化而忘太平之風漢朝之士不思殷德也劉曰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矣豈復思時雍相撥之治哉善曰身陰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鯢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爲蒲寧夫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斂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甚嚴蓋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移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相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相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爲密子賤但子賤爲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矓蘇收察懸景東秀

則夜光與珣珙善本作武夫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

時而並劭向曰此章明君暗而權臣任事則賢與愚同類矣飛轡謂日也

也懸景月也月象權臣也秀出也夜光璧名喻賢也珣珙石名喻愚也換易也困遼也夫曰闇則明目與音瞽同爲無察月出則夜光與武珣咸歸匿耀亦猶



出昏則賢思俱困逢時則賢者相繼而起劬繼也劉曰連若時來則賢明易也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東公居位而仲尼逐也善曰然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眊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矇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武夫已見上文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

管下係素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

逃濟曰此章明用人不假臨事而後知也但察志氣之近可驗心迹之遠也管律管也係向也謂挿向地中候氣也欺誑也表以測日影言以寸管測

天地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天地不能誑日月不能逃而況人情能逃匿乎劉曰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以至夏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墮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椽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係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良曰此章明聖人以道御物不私其情故無不應也畜積也空盡也絃有常音田終則異以技改易之情故不能見其妙鏡無積影觸形則照以合應物之體故能盡其容言聖人虛已應人亦猶鏡也劉曰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

人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

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為萬殊

臣聞祝圉

善本

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鼗鼓踈擊以節繁

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翰曰此章明道雖少而合理者

亦不可棄也祝圉止樂之物鼗小鼓也夫祝圉鼗鼓音雖希踈皆和金石節序繁絃也言經營政化圖謀事物亦資合理之事以審要會也劉曰夫道上環中理貴特會希發而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二契而御衆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踈遲也



臣聞目無常

善本作嘗字

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

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銑曰此章明人無周材不可以責備也言目不

堪聽耳不堪視斯乃在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通塞之故豈可求諸備於一人善曰言爲政之恕已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責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

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向曰此章明物

各得所則無傾慕之心矣肆恣厭飽充足也王鮪魚名俎槃也吞波大魚也北方有無日之處有龍銜燭而照之夫放身而居恣口而食在於安飽爲足亦猶俎登王鮪者不得待吞波之魚也室照蘭燈者無假燭龍之光劉曰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之在鵬鷃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闡浚汝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而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鼈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以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

易聖人爲理不可不慎風

化也龍舟畫龍於舟也漂蕩也

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隨也

言及遇隨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

廣雅曰

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

良曰震風大風也洞疾夏大

漂激也見震風能動聾聵也洞疾貌也楚辭曰夏屋廣大沙堂秀莊子云風謂蛇曰折大木飛大屋唯我也

何則牽乎動則靜

走翰曰凝止也舟牽水是動也以波安而反靜止也劉曰言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

凝曰靜凝也

善曰屋雖靜而爲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爲動也鄭玄儀禮注曰凝

止也自定也之貌也

善曰舟雖動而爲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爲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

是以淫風大行貞

女蒙治密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向曰殷盛也盜

曾參史東廉潔之士也言人無常性善惡在於化也水本漂蕩風靜則安屋木

坐正風漂則側猶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倡蕩大盜之性遇淳化而廉潔也劉曰此謂物無常性唯化所珍故水本驚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

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



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誨曾參史史魚並已見上文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

漢之君悲其隊屨少原之婦哭其二簪

濟曰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遺棄也

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忘其躋屨已行三十步王返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屨哉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返矣於是楚俗無相棄者孔子游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於澤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對曰向刈著薪云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云著簪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云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言人達時所用或有可棄貧賤之交在於貴難忘故楚王之悲少原流傷蓋欲激厲澆俗也善曰言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施轡激三軍之澆俗少原流傷誚輕薄之類風後注同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不

善本不作弗

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

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

故聞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刀約而功峻

良曰此章明君



行暴急之政則不能懷百姓也商飈秋風也谷風風也猶編也峻高也夫秋飈吹山不能興雲疾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降雨微而順也亦猶聞者法繁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劉曰商風漂蕩本無興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外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

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

立之跡翰曰此章明情欲縱則必喪身亡國也殷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

性能生欲火盛則煙滅欲深則性亡亦猶殷周之君縱欲墮身喪國使二賢感歎也宮室盡為禾黍故無佇立之跡劉曰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欲遂令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在是以



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鄉音即笛

踈而吐音

統曰此章明聖人不枉物從已故所適必通也繳射也網網也夫鼓笛爲器有通有塞故使任各異而

聖人用心俯仰順物升於雲則爲繳沈於淵則爲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也劉曰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

繳須魚必沈其網也

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鼗賁與

鼗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

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重

善本作貴字

於身故臨川有

投跡之哀

向曰此章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刳其喉愚者不爲也舜讓天下於友北人無擇無擇曰欲以原汙慢

我因自投清冷之泉夫理有可守者爲勢力所奪道有可閉者爲威權所開是

以據圖之人揮劍不痛以利輕身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徇義也善

曰性命之道舍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

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刳其喉愚者不爲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

也死若歸義重公身故也



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  
川自投謂此人無擇也已見相溫薦譙元彥表

臣聞圖形於影未垂罽織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

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良曰此章明棄虛收實也圖畫也言人圖形於

影不得容媚察火於灰無見赫烈若信虛言不能存道亦猶畫形於影不至其  
質也造至也劉曰此言令人尋本而棄末也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

人存則易

亡則難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

以天地之蹟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濟曰此章明事能通變者雖小

可以窮大也器用玄遠蹟深該備也夫事有變要所用淺約通乎玄遠者亦猶  
易著六爻備於萬象琴張五絃摠於衆聲劉曰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

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蹟深也周易  
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五絃琴也已見上文善本此一段在圖形於影一段前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



天步畧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翰曰此章明事遠者不必

難知近者不必易察也儀法步推畧影脩長揆度也夫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者疎而易知神機至近非能理契者察而難測故聖人用心不重其太不輕其小劉曰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疎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畧曰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不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覩也

臣聞虐暑者重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

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魯

善本作鹵字

之威不能降

西山之節

銑曰此章明士有執節者不可以威力移也虐毒也陵原也關東諸侯合縱拒秦而秦併之蹈海謂魯連隱於海也樽大樽

也武王伐紂流血漂櫓西山首陽山也夫冰之性寒毒暑者不能滅火之性熱凝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彊不能迴魯連之志周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也善曰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感不能移貞介之節淮南子曰夫寒之與燠相反寒地圻水疑火弗為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



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下後以北血流漂杵過蔡口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代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

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向曰此章明理有定分不可越也言

火之流金寒之凝海乃理開常達之道是以能之至於焚景結風則數塞必窮之義由是不足也劉曰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

以迂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齊曰此章明貞操之士時亂不能易其節也足於性謂松柏也夫損謂霜雪也貞於期謂雞鶴也時累謂風雨也喻君子邪亂不能侵其明節亦猶風雨不能



誤雞鶴霜雪不能凋松柏也淫侵也劉曰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厭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同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雞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厦屋併懔李軌曰陵雨暴雨也併莫經切懔莫公切

## 文選卷第五十五



1871

[illegible]